

劉咸炘學術論集

羅重題

哲學編(上)

黃曙輝

編校

劉咸炘學術論集

哲學編

(上)

黃曙輝 編校

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 桂林 ·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劉咸炘學術論集·哲學編(上)/劉咸炘著;黃曙輝
編校. —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0.6

ISBN 978-7-5633-9838-6

I. ①劉… II. ①劉…②黃… III. ①劉咸炘(1896 ~
1932)-文集②哲學-文集 IV. ①C53②B-53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10)第 056819 號

總 監 製:鄭納新

策 劃:鄭納新

責任編輯:魏 東

裝幀設計:孫豫蘇

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出版發行

(廣西桂林市中華路 22 號 郵政編碼:541001\

網址:<http://www.bbtpress.com>)

出版人:何林夏

全國新華書店經銷

銷售熱線:021-3126082

山東臨沂新華印刷集團有限公司印刷

(山東臨沂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新華路 郵政編碼:276017)

開本:889mm×1 194mm 1/32

印張:9.75 字數:220 千字

2010 年 6 月第 1 版 2010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定價:42.00 元

如發現印裝質量問題,影響閱讀,請與承印單位聯繫調換

(電話:0539-2925659)

出版緣起

近代學術史上有二劉，儀徵劉師培與雙流劉咸忻，皆天才卓特，淵博精深，冠於一時，雖得年均未滿四十，而各著書數百種，爲中國學術之絕大貢獻。師培早歲鼓吹革命，名與章太炎齊，聲馳南北，歿後八九十年間，其著作屢有翻印，選編之本亦不下十餘種，文史學者耳其名而讀其書，群推爲儒林之巨子。咸忻則平生足跡未出巴蜀，課塾授徒以終，而廣涉多能，持縱橫兩術，觀風識變，凡經論定，罔不窮源竟委，罅隙畢照，真所謂看書眼如月者。又能爲深湛之思，弘大而辟，深閎而肆，於儒具見本宗，兼又資之道家，發明中國聖哲精詣，既詳且盡。蒙文通謂爲一代之雄，實非過論，而身後聲名晦湮，不能如師培之洋溢在人耳，是宜亟待爲之表彰而發其潛德之幽光者也。

先生平生著述，總爲《推十書》，“推十”者，取《說文》載孔子“推十合一爲士”之義，凡二百三十一種，四百七十五卷，已刻者六十九種，成都古籍書店嘗甄選其中六十五種、一百五十一卷影印，因非正式出版，印數又少，故見之者不多，圖書館亦鮮收藏，使一代大師巨擘之偉著，若存若亡，少人發視，其亦可慨也夫。

輝嘗以新刊先生著述事宜商諸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鄭納新先生，鄭先生自主持上海貝貝特以來，傳播人文經典著作，久爲學林所稱道，此次更慨然以流布其著作爲己任。惟《推十書》卷帙浩繁，又多未刊遺稿，恐一時難以觀成，因有意擇要選刊，先付

梓人，復不以輝魯鈍，以編次校點先生著述相委。輝雖自顧學識荒陋，恐弗克堪，惟念鄭先生既力任刊印，而創議者又為輝，平素推崇先生學術，寶愛其遺著，亦不得以此事諉之他人，故承命而不辭。竊喜有事于校讎之役，得以朝夕研讀，而先生之學，義蘊深閎，非淺學所能盡曉，故雖勘之再周，既竭吾才，而未窺先生命意所在者仍不少，失句誤校，實難盡免，尚睇海內通人碩彦指點裁正，不勝翹企。

先生嘗自別其著述為九類，甲綱旨，乙知言，丙論世，丁校讎，戊文學，己授徒書，庚祝史學，辛雜作，壬雜記雜鈔。前五編尤其學術精要所在。甲編為論學原理，乙編為子學，丙編為史學，己編為授徒之教本與講義，丁、戊兩編則睹其名而可知其義。今編次先生著作，分為五編，其目如次。

哲學編第一：甲編“綱旨”中之《中書》《左書》《右書》《內書》《外書》《兩紀》悉入此編，此皆先生學術根柢所在，多論天人之微，先生固嘗旁及遠西學術，《外書》且有《哲學雜評》之作，故僭易“綱旨”為“哲學”。

子學編第二：乙編“知言”之《子疏定本》《誦老私記》《莊子釋滯》《呂氏春秋發微》《舊書別錄》悉入此編，改“知言”為“子學”。

史學編第三：丙編“論世”之《太史公書知意》《漢書知意》《後漢書知意》《三國志知意》《史學述林》悉入此編，改“論世”為“史學”。

校讎學編第四：丁編“校讎”之《續校讎通義》《校讎述林》《目錄學》悉入此編。

文學講義編第五：戊編“文學”之《文學述林》，己編“授徒書”之《淺書》《淺書續錄》《治史緒論》悉入此編，“文學”仍舊名，“授徒書”則改為“講義”，並為一卷。

合此五編，總題曰“劉咸炘學術論集”，凡得二百三十萬言，又新輯附錄四種，附于文學講義編之後。整理校讀，經始于丙戌，至丁亥年春而卒業。

咸炘先生著述如鄧林之富，無所不包，凡讀其書者，均可豁耳目而益神智。昔陸象山有言：“文王不可輕贊，須是識得文王，方可稱贊。”故今謹守此訓，不敢妄事評論，惟記全書刊行之顛末云。

丁亥春日後學黃曙輝謹識

目 錄

中書	1
中書學文目錄	3
卷一	4
三術	4
學綱	6
廣博約	8
一事論	12
卷二	30
認經論附道家史觀說	30
本官	49
醫喻	54
左右	56
同異	63
流風	69
流風附記	75
左書	79
卷一上	81
儒行本義	81
大學孝經貫義	85

中庸述義	95
孟子離婁篇上十三章綜義	98
禮運隱義	99
卷一下	109
老子二鈔	109
卷二	135
易易論	135
易史通言	137
周官王制論	141
春秋平論	150
評白虎通義	175
經今文學論	179
卷三	185
邵堯夫學說	185
讀學案記	192
姚江學旨述	222
卷四	232
泰州學旨述	232
增廣賢文敘	250
呂新吾學述	253
姚鏡塘潘南野學述	265
卷五	277
四書雜說	277
儒林外史琵琶記合贊	288
六藝舊說表	289
中庸誠者自成章釋	293

中 書

中書學文目錄

三術第一	學綱第二	廣博約第三
一事論第四	認經論第五	本官第六
醫喻第七	左右第八	同異第九
流風第十		

《中書》之名，對《左》《右書》而言也。《左書》曰知言，《右書》曰論世，如車兩輪，《中書》則其綱旨也。壬戌八月，始集十一篇印行，其目，一《知言論世》，二《明統》，三《本官》，四《言學》，五《經教》，六《左右》，七《縱橫》，八《故性》，九《正命》，十《流風》，十一《流風餘義》，其後復有《學綱》《一事論》，又糅貫《言學》、《經教》而增之爲《認經論》，繼作《醫喻》、《廣博約》。丁卯年十二月，乃合而更定之，移《故性》、《正命》入《內書》，除《流風餘義》，刪合《知言論世》及《明統》爲《三術》，修改《左右》、《流風》，擴《縱橫》爲《同異》，共爲十篇刊之。十二月十二日定，劉咸忻自記。

卷 一

三術

劉咸炘曰：咸炘讀書人也，讀五經諸記四子書，讀司馬遷、班固以降之書，讀漢、晉、唐、宋之篇翰，旁及小說，詞曲亦讀焉，讀之之法，出於會稽先輩章實齋。實齋之言曰：“讀其書，知其言，知其所以爲言。人知《易》爲卜筮之書，孔子讀之，而知作者有憂患；人知《離騷》爲詞賦之祖，司馬遷讀之，而悲其志。”^①孔子曰：“夫言豈一端而已哉，夫各有所當也。”又曰：“辭也者，各指其所之。”此其所以知《易》也。司馬遷曰：“好學深思，心知其意。”此其所以知屈原也。孔子論《春秋》曰：“其文則史，其義則丘竊取之矣。”司馬遷曰：“《春秋》推見至隱。《易》本隱以之顯。”孟子，學孔子者也，其言曰：“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以意逆志，是爲得之。”又曰：“頌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是尚友也。”《書》曰：“詩言志。”《詩序》曰：“主文。”夫顯者言也、文也、辭也，隱者義也、志也、意也。許慎曰：“詞，言外而意內也。”何以知其言？曰知其志。何以知其志？曰知其人。何以知其人？曰論其世。不知其志而欲知其言，逐流失而不見源起，故學術門戶水火而莫衷於一是也。不論其世而欲知其志，不設身而處地，徒苛深而不精析，無資於法戒也。漢學、宋學虛實之相乘，宋人、明人習尚之互易，孰不以是哉？蓋人之有言也以志，其有志

^① 按引章說止此，見《文史通義·知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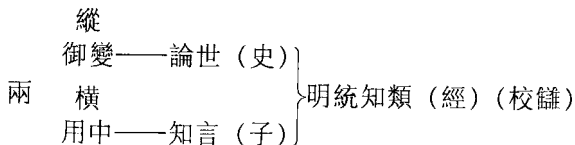
也以世。賢聖立言，無泛論是非者，故曰古人不離事而言理。孔子不當文勝之世，不於言禮之外又言仁；孟子不當功利之世，不於言仁之外又言義。不然，則是堯非桀，雷同譽毀，是堯非桀，何取乎立言？雷同譽毀，何取乎知人？讀書者多而知言者少，知人者多而論世者少。有文義明白而熟視無覩者，《伯夷列傳》是也。有當時論定而忽焉不察者，嵇、阮是也。要之，勿增所無以爲有，勿泥其顯而忽於微，勿執己見以強合之，勿持濶論以概譏之。涇清渭濁，不混也，郢書燕說，無取也。誠如是，得者十六七矣。

孟子之論知言也曰：“誑辭知其所蔽，淫辭知其所陷，邪辭知其所離，遁辭知其所窮。”所以知之者，蓋建中以爲極而縱橫以觀變。持衡以觀之，則本低而剽昂（本剽見《墨經》）者顯矣。此橫以觀其端之道也。引繩而視之，則失毫釐而差千里者見矣。此縱以觀其端之道也。後之儒者則知橫觀其偏正而不知縱觀其源流，故惟知定上、中、下之格而不知循始、中、終之序，惟知九等人表之法而不解於《老、韓》《王、貢》合傳之義，此論之所以鄰刻而多爭也。善觀源流者，無擇於遠近。蛛絲馬跡，近而相貫；松苓龜著，遠而相接。（《淮南》曰：“上有貞松，下有茯苓。上有蒼草，下有靈龜。”）

章先生之書，至精者一言，曰爲學莫大乎知類。劉咸忻進以一言，曰爲學莫大乎明統。明統然後能知類，類族辨物，必本於四象兩儀也。請畧舉學文所得以明之。諸子統於老、孔，校讎、論文統於《七畧》，史法統於三體，詩派統於三系。明於老、孔而後諸子之變可理，明於《七畧》而後四部可治，文體可辨，明於三體而後史成體，明於三系而後詩合教。宋儒能知諸子之非而不歸統於老、孔，故武斷而不信。紀昀能理後世之四部，姚鼐、曾國藩能分後世之文體，而不歸統於《七畧》，故偏漏而不完。

後史不知究《尚書》《春秋》紀傳之變，故勞於整齊而不能立言。詩家不知究風雅頌騷之別，故逐於韻藻而不能達志。文、詩藝事耳，唐前文派，包世臣、李兆洛發之，三系之說，鍾嶸明之，包、李之前，鍾之後，談詩文者多矣，門戶角逐，迷誤後學，皆不明統之故也。小說列於九流，詞曲衍於詩樂，而後世不知，故無宗旨而不成。書，小道也，而世臣獨以善論書稱，以其明統也。統莫大於六藝，六藝者《七畧》之綱，老之所傳，孔之所定，三體三系，又六藝之一也。子莫超於莊周，而《天下》一篇首論六藝。史莫工於馬遷，而序論《易》《春秋》之隱顯。故章先生之明六藝，其功偉矣。學譬如屋焉，諸學專門之精，猶之楹柱構櫨，各有其用，蔽不自見，苟見其各有所安，不飾其短而沒其長，不强所不知而自大所知，如居屋中而目周四隅，大體具見，已爲通矣。若通乎六藝之流別，乃升屋極而觀上下四旁，方圓之至，皆定於一。又譬之行禮樂焉，諸學專門之精，譬如鐘師、磬師，通於六藝之流別，則小宗伯辨位贊儀，指揮羣工，各從其類者也。譚獻者，善述章先生者也。其言曰：“凡文字無大無小，有正變即有家數。”正變即源流，源流即統也。不明乎此，則枝枝節節，徒勞而不通矣。

學網



道一而形分爲萬，故萬事萬物皆有兩形，各有一端，所以成類。虛理則過猶不及，不歸楊則歸墨，子之所持也。實事則一治一亂，一張一弛，史之所著也。六經皆史，而經孔子手訂，器殊

而道一，一以貫之，並行不悖，執其兩端而用其中。官失道裂，而爲諸子，道家最高，出於史官，秉要執本，以御物變，亦不偏於一端，特不能中，故或流於放。後世良史之識，即見始知終之術也。是故史、子皆統於經。史衍經各異之體，傳其外，猶子於父，不必肖也。子分經一貫之義，傳其內，猶弟於師，不必全也。

爲學之法有三：知言，論世，總於明統知類。知言者，用中也，明右左之異。論世者，御變也，通古今之變。用中橫而御變縱。以兩觀之，或束或放，或冷或熱，其大要也。縱之古今，橫之東西，無不皆然。用中正偏，肇於子思，論世知人，明於孟子。不論其世，無以知言，故讀子不讀史則子成夢話。不知其言，無以知人，故讀史不讀子則史成賬簿。學如讞獄，論世者審其情，知言者折其辭。讀書二法，曰入曰出，審其情者入也，虛與委蛇，道家持靜之術也。折其辭者出也，我心如秤，儒者精義之功也。入而不出，出而不入，昔儒之通弊，儒、道末流所以流於苛蕩也。二法具而無不可通之書，書亦無出史、子二者之外者也。雖然，不見全，不知偏，不見天地之純，古人之大體，何以解蔽而見始終哉？故必先明統，統莫大乎六經，知六經之形分神一則知兩矣。校讎者，辨分形也。體器明而旨可求，各得其當，無泥拘誣鑿之弊，永終知弊，必類族辨物也。雖然，不知一貫之道，何能合兩。子莫之執中，慎到之宛轉，剛柔何以和，溫清何以衷，故尤莫先於知性。物變而性不變，性明而天人一。故論世必本於友善，知言必本於養氣，非實踐存察，何以能之。苟不知性，雖能言明兩，不能信也。故以文字言，譬之成室，校讎爲門，史、子爲堂，明兩爲室，而知性爲基。若基之不固，則全室傾覆。若夫詩文詞曲，皆本大統，書畫藝事，亦有兩端，猶園林而已。

爭鬪日甚，書籍日繁，人厭把卷而思焚書，其故皆由統系不明，各趨極端，往而不反，終不能合，不自知其位置，務欲壟斷。方今大道將明，豈可任其繁亂，使來者循其疲勞而終不達哉？故近世東西學人皆求簡求合，統系明則繁歸簡，納子、史於兩，納兩於性，易簡而天下之理得，既各分盡專長，又同合歸大體，區區之心，竊願此爾。若樹異幟以強人，騁大言而無主，已懲前人，不敢自蹈也。

壬戌十二月，書塾^①散學，特舉所學大綱，與諸生言之。越數日，友人萬君佑丞來詢所學，又為詳說，因以兩說綴為一文。昔之成學者，所得雖殊，皆有綱目條貫，非如近世之任意雜治，博而無約也。然其系統散見，罕自標舉，今撰此篇，知必招夸大之譏與樹立之譽，然著述之事談何容易，近年之所撰錄，大氏讀書所得，以授生徒，此篇所言，亦止方法而非宗旨，知言君子必察其不詭奇。自成家言，固非所敢任，譁衆取寵，亦素所不為也。又此篇所論皆由積累，本不可遽授初學，然既已來學，不可不使知之，且文似詳白，義實簡晦，非嘗相講論及曾詳覽拙撰諸書不能喻曉，倘徒剽此以為大言，必不能成理，不足惑人，故亦印布之。

廣博約 一名喻章 丁卯十二月初七日

古今論學之名言多矣，得其要者莫如章實齋《文史通義》之《博約篇》，其要曰：“學必期於心得，業必貴於專精，類必要於擴充，道必底於全量，性情喻於憂喜憤樂，理勢達於窮變通久。”擴充為橫之統類，通久為縱之源流，他篇已詳，不待申說，餘四語者皆須析論，因援舊說以為證喻。

① 塾，原作埽，據《繫年錄》引改。

所謂心得者，即學與功力之辨，二者之別殊不易明，章子譬之以秫黍與酒，是原料與成品之分，其所舉王伯厚之纂輯，固不得謂非成品，然止爲庀陳麴蘖，而非火齊之既得，是功力之成品，非學問之成品也。且所謂學者必有旨意，旨意既立，則可以充於一切事理一切著述，不隨形式而變。如荀子長於禮，謂禮爲類爲分，其所以成家者乃不在其詳於禮而在其執類分之理以貫萬事，向使荀子止纂輯禮文，則不爲成家矣。此則又不僅如釀者，乃如飲者之沈酣，沾洽酒氣，盎於其身焉。此章子所謂性情也。雖然，意旨固貴矣，而不必皆有也。功力雖未至成學，亦豈可無哉？章子固未嘗輕功力也。葉水心嘗言：“士多以意爲善，鮮以力爲善。誠得其意，聖賢何遠。如意之而未至焉，遂又以意爲力，則窒其材，枉其德矣。今夫意之者如望遠焉，目之所至，身可至乎？以力從意，不以意爲力，力所不及，聖賢猶舍諸，力之所及，則材爲實材，德爲實德矣，寧少於其意而致多於其事。”（《彭子復墓志》）此又矯南宋諸公好空論之弊也。以意爲力，與以功力爲學問，正左右佩劍之失也。

所謂專精與全量者，即此篇之主旨。專門之貴，昔人知之，言之者多，其最切者如戴東原曰：“學貴精，不貴博，知得十件而都不到地，不如知得一件却到地。”（《年譜》）其弟子段茂堂曰：“學問門徑自殊，遠而望之，皆一丘一壑耳，深入其中，乃皆成泰山滄海。”（《龔定菴述》）是誠甘苦語也。然能專一門而不知統，則亦不爲成學，莊子所以有秋水之喻。宋陳善嘗言：“學須善入，復須善出。”龔定菴申之甚詳。

蓋凡入一學必有習氣，欲成一學必明類位，無習氣則不能入，而無通識則不能出。通識者，章子之所主也。章子所謂道者，即其所謂道公學私之道，而此篇又引及陽明，陽明之說乃本末之辨而非公私之辨，與章子之言本異旨，然亦有相證發者。非